

潮文旅

编者按

海南的四季，是一场永不落幕的花事。这里的花开不仅是大自然的诗意馈赠，更是撬动经济发展的“金色密码”。看那火焰木——远渡重洋的美洲来客，以炽烈的红艳在琼岛扎根，成为热带园林中最耀眼的风景；赏那万亩花海——农人用智慧编织的锦绣画卷，让花期经济绽放出乡村振兴的无限可能。



近日，市民游客在海口金牛岭公园里踏青拍照。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天平 摄



黄花风铃木金色的花朵迎风摇曳。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天平 摄



紫花风铃木的喇叭形花朵。通讯员余盛本 摄

花漾海南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晓惠

“三月来了花正红，五月来了花正开，八月来了花正香，十月来了花不败……”脍炙人口的歌曲《请到天涯海角来》这样描述海南的花季，跃动的音符里藏着海南“四季花常在”的烂漫图卷。在这座没有寒冬的海岛上，赏花不必苦候春信。清明过后，木棉花逐渐凋落，但不必担心，还有琼海南强村万亩花田的粉黛云霞、海口荔枝花的金色交响、三亚街头风铃木的明媚烂漫……每一程，不只是春天，都有海南独特的花语密码。

农旅交响曲

当花海遇上火山石屋

清明过后，海南岛北部的火山岩地貌上，海口市永兴镇3.8万亩火山荔枝园迎来了一年中最诗意的时刻。连绵起伏的荔枝林褪去青翠，披上一层素雅的“纱巾”——千万朵金黄色的荔枝花在黝黑的火山岩间恣意绽放。蜂群在花丛中穿梭，翅膀振动的嗡嗡声与春风共舞，空气中弥漫着清甜花香，为五月的丰收埋下伏笔。

“今年花苞比去年密得多，枝头都快压弯了！”永兴镇农户王绍兴看着缀满花穗的枝条，脸上难掩喜悦。据当地农业部门统计，今年火山荔枝开花率高达80%至90%，若后续无极端天气影响，秀英区将迎来丰产年。

火山荔枝花盛放的季节，引得游客循

香而至。当地巧妙利用火山地貌的独特性，将农户闲置的火山石屋改造为特色民宿。漫步其间，只见粗犷的石墙保留原始地质风貌，内部却融入现代设计，形成“外刚内柔”的独特体验。

游客白天可漫步花海拍照打卡，参与火山研学课程；夜晚入住石屋，透过天窗仰望星空，感受枕石观星的野趣。荔枝花海与火山文化的结合，让传统农业延伸出采摘体验、地质科普、生态摄影等多元业态。

距离博鳌亚洲论坛会址仅10分钟车程的琼海南强村，129亩七彩花田在盛会结束后迎来新客流。

格桑花的粉、马鞭草的紫、向日葵的金、孔雀草的红……不同色块交织成绚丽的调色盘。花海旁，南洋风情的民宿错落

分布，青砖灰瓦与椰林花影相映成趣，游客推开窗便能拥抱满目春光。

为延长花期经济，南强村创新“花果轮作”模式。百香果采摘园与花海仅一径之隔，运营方碧桂园海南区域社会责任总监邱金燕介绍，通过精细化种植管理，南强村游玩业态不断完善，花果交替的频次也在提高，让游客在春、夏、秋季均有花可看，有果可摘。

两地的发展印证了农旅融合正向的化学反应。海南旅游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王健生认为，这是生态价值的转化，也是产业链延伸的赋能，从单纯的赏花到民宿、采摘、研学等业态衍生，延长了一朵花的花期，形成复合型收益模式，让花海吸引游客带来的附加收益远超传统种植。

花期永续术

从“网红打卡”到“长红”

四月的三亚街头，黄花风铃木以一场盛大而短暂的花事惊艳全城。

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，道路两侧的树木仿佛被阳光镀上一层金箔，满树黄花不见片叶，如风铃般垂悬摇曳。这种原产南美洲的植物，因其花期仅半月而更显珍贵，市民游客纷纷在社交媒体晒出打卡照。

100多公里外的白沙黎族自治县茶园小镇，紫花风铃木则以另一种姿态诠释浪漫。成千上万的紫色绣球缀满枝头，远望如粉霞落坡，近观似星河坠地，被网友惊呼“绝绝子”。

一场风铃木之约，短暂的花期并未削弱其吸引力，反而催生出“追花地图”“花期

预警”的旅游“紧迫感”，其中也蕴含着“花期虽短、创意无限”的运营智慧。

在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内，飞龙岭木栈道被装点成紫色长廊——碗口大的喇叭花与蓝花楹高低错落，湿润空气中混合着热带果香与花香。山脚下的亚龙湾国际玫瑰谷，上千亩玫瑰、月季、三角梅组成七彩织锦，游客穿行木栈道，宛如漫步莫奈的油画世界。

文昌市铺前镇的花舞田园景区，则以科学规划破解“花期焦虑”。园区内百日草、醉蝶花、紫薇花等按花期分区种植，通过“时间差”形成接力绽放的视觉效果。即便步入四月盛花期尾，仍可见向日葵昂首、格桑花摇曳。景区负责人透露，他们结合

气候数据调整种植计划，确保“四季花常在”的承诺不打折扣。

眼下，全国各地都在探索从“赏花游”到“花经济”的进阶之路，海南各地也正将颜值转化为产值。

王健生认为，海南的实践证明，“四季花常在”不仅是生态禀赋，更是可策划、可持续的经济模式。通过科技赋能花期管理、文化激活乡村资源、业态创新延长链条，一朵花既能绽放自然之美，也能孕育产业之实。

转眼，春日的尾声已悄然临近，而海南全境的花期更迭却刚刚开启新一轮盛景——3月到7月有三角梅，5月到6月有凤凰花，5月至9月有玉蕊花，7月至8月有荷花，10月至12月有异木棉、杜鹃花……海南一年四季花常在，当每一片花瓣都承载着游人的期待，“花样经济”便成了海南自贸港最芬芳的名片。

春天里的一树“火焰”

■ 杨江波

风物

海南的春天来得总是漫不经心，但是当街头巷尾的鲜花一朵、两朵次第开放时，你可能会恍然发现——啊，这就是春天了。春天里，海南的花枝百束，百般红紫斗芳菲，但有一种花特别惹人注目，那就是火焰木。

绚烂的花儿

在一片斑斓的热带图景中，一树猩红的身影尤为夺目——在伞状树冠之上，锦簇繁花如烈火般燃烧于天际，那花瓣边缘镶着金边，似凤凰展翅，又似火焰烧空。倘若你恰巧在河流边、池塘旁看到盛开的火焰木，你会发现，一条水岸都被火焰木的赤色花海浸染，连倒影都成了水中跃动的火苗。

火焰木，又名火焰树、火烧花、苞萼木，常绿乔木，最高可达十米，树干通直，易分枝。火焰木属紫葳科，却与另一种紫葳科的凌霄花同宗不同命——凌霄攀附他物而生，火焰木却以笔直的姿态自立于天地。

火焰木主要在春夏开花，花期很长，因海南气候温暖的缘故，这里的花木开花似乎要更早一些，而在海南岛上春天齐放的百花之中，火焰木又是更早开花的树种。

这一原产于非洲的热带树种，长得高大挺拔，树冠广阔，叶盖如伞，花朵硕大而密集。

集。火焰木之花呈红色或橙红色，花冠钟形，状如火焰。火焰木盛开之时，远远望去，一棵棵树就像一团团熊熊燃烧的橙色火焰，近距离观赏，一朵朵也像极了火焰——“火焰”之名，可谓名副其实。

不过，此火焰木非彼火焰花，很多人会把火焰木开的花称为“火焰花”。其实不然，火焰木与火焰花是两种不同的植物，火焰树是乔木，而火焰花是灌木，火焰花的花朵主要是橙红色或粉红色，不如火焰木鲜艳，花型差别也极大。

般配的树种

火焰木，光听名字，就感觉与热带海南很般配——海南岛常常艳阳高照、烈日炎炎，而火焰木性喜高温，受不得凛冽寒风，它在热带开得热烈与奔放，而这座岛屿的热带气候，恰似火焰木原生故土的复刻。

1962年，云南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从古巴引入火焰木，这一种花木进入海南的时间或更晚一些。火焰木有先天的优势——花朵艳丽、树干高挺、树冠开阔、花枝繁茂、不怕干旱。诸多优点，使得火焰木在庭园树或行道树的竞争中，往往占据有利的位置。

火焰木是舶来品，来自大洋彼岸，引进

海南岛的时间也不长，但却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上，融入这里的水土当中。十多年前，火焰木被推荐参与海南省“省树”评选，尽管椰子树的地位难以撼动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火焰木竟超越榕树、凤凰木等树种，高居第二位。

火焰木生长于热带与亚热带，本性喜温暖，海南种植开花量多，花期也长，但越往北方花朵越少，花期也越短，而不常见的寒冷天气，会使它花期推迟甚至一年不开花。火焰木枝丫繁茂，而枝丫易折易断，一旦遇到台风，对于这一种花木来说，就是一次劫难——火焰木看似娇贵，但事实并非如此，它生性强健，耐高温，耐瘠薄，生长几乎不挑地儿，罕见低温会让火焰木枝叶凋零，然而第二年春，那些看似枯槁的枝干竟重新抽芽，且花开得比往年更盛。

如今，火焰木已经成为海南园林不可或缺的优良风景树，在海口、三亚的街道、公园上，处处皆有火焰木的身影，特别是花朵绽放的时候，一树风骚，好不风光。在海南岛西部属半干旱气候区的东方、昌江等市县，也常常可以见到烈日之下满树招摇的火焰木。

火焰木与木棉花、凤凰木并称“热带三把火”，一旦这三种鲜花次第开放，那几乎可以撑起一个灿烂的春天。



火焰木。资料图

人物

用音乐连接故乡与世界 黎族音乐人王通



王通（中）和他的音乐小伙伴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宁玥

王通的工作室“福楼”位于海口市一个车水马龙的商业街区。经过2年的打理，这里已然成为一个国际化的音乐会客厅——复古红丝绒窗帘垂落于深棕色木质地板，暖黄色射灯照亮立麦麦克风，来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乐器分布四周。“它们各具特色，又能融合在一起。”在他的带动下，一群不同国籍、性格迥异的音乐爱好者汇聚于此，碰撞出音乐的火花。

在陵水黎族自治县一个偏远黎村长大的王通，在其他人哼着传统调式时，自学吉他弹唱流行音乐；组建民谣乐队后，又将故乡的点滴编织入悠扬的旋律。“黎族音乐需要坚守传承，更不惧开拓创新。”

自然是最美的音乐

王通的童年在陵水本号镇小妹村度过。音乐以自然的形态汇入这个山村孩童的生命：放牛时，坐在石头上发呆，耳边不时传来鸣禽的歌唱；守稻时，一阵风扫过稻田，稻穗和稻叶摩挲着，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；晚饭后，家人砍起木柴，发出有规律的“乒乒乓乓”……

“雨声里也有故事。”王通说。这些带着记忆的声音，给一个懵懂的孩童带来一种隐秘的欢愉。起初，他把这些声音封存在心灵深处，后来，他听到不同的乐器、曲调、歌词，惊喜地发现，原来他可以透过音乐，重温和大自然的美好。找到音乐这位“知己”，他萌生学习乐器的想法。12岁时，一位年长两岁的同乡大哥在外地接触了吉他。在这位大哥的指点下，王通买回一本自学指南，每天放学后找块大石头坐下，笨拙地拨动琴弦。

2011年夏天，王通走进大学校园，充满哲思的校园生活，激发了他的创作欲。大二二年级暑假，他与同村音乐人马雅、陈达组建了一支名为“黎行者”的民谣乐队，顾名思义，要唱黎族的故事。一开始，三人抱着吉他窝在村里，苦思冥想写不出一句。经朋友介绍，他们到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运乡什运村的已故“黎族歌后”王坏大家中采风。

当时，王坏大年近九十，仍精神矍铄。听说几个黎族小伙专程来找自己学黎歌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拉着他们看自己的奖杯，展示记录的曲谱、歌词，唱了一首又一首。依依惜别后，三个年轻人窝在琼中县城一家简陋的招待所，写出了乐队的第一首歌《黎家阿婆》，大意是：“树下阿婆在唱歌，歌声为何如此凄凉，她呼唤年轻的黎族人，回家来把黎歌唱。”

后来，乐队又陆续推出了十多首歌。毕业后，回忆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，想起王坏叮嘱他们“把黎歌唱下去”，王通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——放弃教师的聘书，给自己3年时间做音乐。

职业音乐人的探索

2016年，王通想起大学时接触过的一种新颖的乐器——非洲鼓。这种来自西非曼丁族乐器的声音复杂多变，能与各式各样的流行音乐融合，因此他考取职业资格证书，成为一名非洲鼓教师，还以鼓手的身份，与陈达和其余两名音乐人组成新乐队“海上留声机”。

随着海南音乐爱好者不断增加，许多人关注到非洲鼓和王通的乐队。他们将马雅作曲、陈达作词的歌曲加以改编，推出《梦回黎乡》一曲。编曲时，故乡的声音源源不断涌入王通的脑海，此时的他不是那个稚嫩的孩童，而是能编织音乐的细节，向生活在城市的听众揭开黎村的面纱——“一开始，你可以从舒缓的前奏，感受到故事发生在一个阳光温柔的傍晚，间奏又加入一些跳跃感，好像一场盛大的篝火晚会，结尾加入一些呐喊，这是黎族人对亲朋好友打招呼的方式……”

在他看来，黎族元素融入流行音乐的方式还有许多。最近，他陆续录制一些黎族乐器的声音，经过筛选后，可以与电子音乐等风格相结合，制作在世界范围风靡的融合音乐。

为什么要开展这些尝试？王通笑称：“因为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。”2014年底，他与志同道合的妻子步入婚姻的殿堂。二人专程回到小妹村举办了一场传统婚礼。他意识到，无论漂泊多远，他始终携带故乡的文化基因，“当我想用音乐表达些什么，这些黎族的声音就不由自主响起来”。

看海南